

中國文學精華

漢書精華

第四冊

漢書精華卷四

薛宣朱博傳全輯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郟音談。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一後日

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斗食者，祿計日以斗為數也。不其縣名。琅邪太守趙貢

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

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伏案。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趙

貢察舉宣故得遷也。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一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

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一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一是時成帝初即

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

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

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

兩人同傳以皆佐史起家為能吏，而及位承相也，又皆以彈劾去云。薛宣與翟方進二傳更數千言而頭緒最多，班掾獨能點次如掌上可誦。詞簡而暢，意切而足，非漢人不能為此文字。宣此疏似借陰陽不和以游說主上一則為上覆過委罪臣下

一則私以巧媚，求爲進階。

敘宣作馮翊，只於區處屬吏上見之。

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刺史所察，本有六條。舉錯各目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宣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否，閉也。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旨愆。』小雅伐木之詩。餱，食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上嘉納之。一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一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一會陳畱郡有大賊廢亂，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爲陳畱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一虛始以下實。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

黜兩令與換兩令過接處俱下，而字寓抑揚意。

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曰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依當時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目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與宣書記相當。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曰：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賈，讀曰價。證驗目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平，掾之名，鐫，謂琢鑿也。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以下實。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

荆川曰：中間插入數句虛語，使錯綜予竊謂此數句正是小結案。

以下又別爲序次，亦上而區處屬吏之附見者。

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日令奏賞與恭，換縣。時令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慙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一宣得郡中吏民罪名，以下實。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目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一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一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以下實。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目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目府決曹掾，書立之柩，目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

冷語確亦澹宕。

宣之爲郡本意，故班掾儘力點綴在此，然亦覺煞費辭色，較之史遷還退一步。

班史借谷永疏總結宣治郡案。

皆予送葬。」一及日至休吏，以下實冬至之日。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目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矣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一遷爲少府，共張職辦。一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目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大雅蒸民之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舉錯時當。

出守臨淮陳畱，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且奸欺誣之辜。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羔羊之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畱神考察。』上然之，遂日宣爲御史大夫。一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一宣除趙貢兩子爲史，應前。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一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一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一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

撥入廣漢事，爲冊詞張本。

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日趨辦，其後上聞之，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旣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爲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慢，法，謂據法日劾也。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

宣父子禍根在兄弟不和一節，故先敘之起創感祭。

宣子況一段，立況罪案。

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一初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爲丞相時，修爲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駁者執意不同。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一久之，哀帝初卽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侯封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謂傷之也。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入創，事下有司。一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目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

遇人以不義是不直也。見毆與毆人者罪同爾。中丞廷尉兩議，雖一在不與凡民爭鬪，一在與凡民爭鬪無異。按申成之奏，御史中丞之勘及

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日鬪

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譴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

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

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言

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況首爲惡，

明手傷，功意俱惡，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皆大不敬，明當日重論，及況皆

弃市。一廷尉直目爲律曰：鬪目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

者同罪，詔書無目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目義而見痕者，與瘖人之

罪鈞，惡不直也。」瘖，音修。瘖，音鮪。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

直。言咸爲修而毀宣，是不誼而不直。況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

趣明，非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

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

廷尉之評，情事如畫，可謂工矣。固是漢書佳處，然較之所次伍被本末及張湯之死三長史處，當隔一層。

此議中丞為當廷尉所駁非是。

初宣一段接上文鹿門云予按

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目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目怒增刑，明當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滅完為城旦。一上目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目中丞議是，自將軍目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一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畱，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畱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目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畱，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目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目宣言為然。一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

此一段總見宣之結局非接也。

寡居，上令宣尙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畱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畱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目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披，發也。抉，挑也。使者迫守主，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遷爲功曹，伉俠好友，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一虛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目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目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

郡中稱之已結上文更用而字

帶下陳咸為御
史中承一段，著
所以顯名為郡
功曹之故，且以
應隨從士大夫
不避風雨句。

敘錄見諸自言
一事，筆法雷厲
風行，方可以語
伉俠。

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閒步，謂步行而伺間隙自去。候伺咸事，實咸
掠治困薦，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
為咸驗治數百，謂被掠管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曰：此顯名，為郡功
曹。一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
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一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一日，高弟入
為長安令，京師治理。一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
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畱此縣，錄見諸自言
者，事畢迺發，欲目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此伉俠處。既白駕辦，博出
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
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
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
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與上欲以觀試博相應。後博徐問果老

幕寫博之伉俠
及不更文法處
生色如畫

處齊兒之臥病，
贛遂之舒遲兩
事，亦可謂不惡
而嚴矣。

從事教民聚會，與上博心知之相應。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一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一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曰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職。博奮髯抵几曰：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曰此爲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繇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此伉俠處。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一頃之，門下掾贛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曰此教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袒，此伉俠處。袒爲大袒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一博尤不愛諸生，此不更文法處。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言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

一結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目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目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目是豪強懃服。一虛姑幕縣有羣輩八人，以下實。報仇廷中，皆不得，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而其賊亡，捕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畱不出，功曹諸掾，卽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迺見丞掾曰：「目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閒，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目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結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一結上起下。目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借薛宣相錯形長短。而多武譎，網絡張

敘博治左馮翊，
卻用一段散辭
虛敘儘見錯綜
變化之妙。

投刀使削所記
即按拭用禁之
意。

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目此為盡力。一長陵大姓
尚方禁，姓尚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以下實。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
禁調守尉。博聞知，目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癥，癥，創痕也。博辟左右問禁，
是何等創也？此亦操持下處。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
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按拭用禁，按，拭摩也。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
「必死。」言盡死力也。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目
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
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目禁等事，與筆札，便自記，此亦操持下處。積受取一
錢目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
敢隱。博知其對目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
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一遷為大司農。一歲餘，坐小
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閒，

襲殺之，郡中清。一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一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

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此亦操持下處。視事，召見正監

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與前博本武吏二句相應。幸有衆

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剝日久，三尺律令，

人事出其中，言可目人情知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目問，廷尉得諸君覆意之。」正監目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卽

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

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目明示下爲不

可欺者。一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

友，博坐免，一後歲餘，哀帝卽位，目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

爲京兆尹。一數月超爲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

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目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

先詳次兩更承
相御史大夫及
三公官始末而
後次博奏復御
史大夫疏文有
開合。

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且考功效。其後上且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且爲然。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且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且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且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且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且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

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暗

應非竭焉去。

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

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目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

史大夫而爲丞相，更經也。權輕，非所目重國政也。臣愚目爲大司空官可

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目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

之。迺更拜博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目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

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

置大司空大司馬焉。一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

諸侯賢者目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虞書舜典之辭。所目廣聰明，燭幽

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

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目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

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目應古

先次奏改刺史一段，而後次博奏復刺史，疏文有開合。

此一段似趙廣
漢張敞傳體。

此等風調，正是
班史本色。

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曰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自此自立，然終用敗。一結上起下。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譎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曰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

以下序次朱博
及孔鄉侯晏博
會罔上處并及
彭宣、矯、望、龔、勝
等彈劾，頗類史
記武帝封三王
世家。

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目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一傳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尙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卽許可。博惡獨斥奏喜，目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卽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卽召玄詣尙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目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目結信貴。

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蟠望等四十四人，目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目爲春秋之義，姦目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顛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圯族，干亂朝政，要大臣目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詩小雅巧言章。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一初，博目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玄目少府爲御史大夫，竝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結案。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目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

及居大位，目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稱副也。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翟方進傳

輯 方進

按方進以騁旅游學，遂成名儒，所歷中外，並以慘澹之資，傾危之智，排擢當世結知主上，固其材之雄且鷲也；已而卒以自殺，其殆陰符家之驗與？班掾首末點綴若書，可為戒心。段段生情。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頓，謂口鈍。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且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
 一 伏後案。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伏後案。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

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目射策甲科爲郎。一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起青州書案。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

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閒，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一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一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一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遷爲丞相

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旣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目贖論，今尙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尙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畱月餘。言

此者，冀尙書忘己之事不奏。

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尙

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

不坐之比；比例也。又暴揚尙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爲不敬。臣謹目劾。慶坐免

官。一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義渠，北地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

豸豬連繫都亭下，豸，深辱之。豸，牡豕也，晉家。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

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

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

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目督察公卿目下爲職，今丞相宣請

遣掾史，目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謂丞相掾史爲宰士者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

諄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目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

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

軍目下正國法度，議者目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

伏誅，家屬徙合浦。一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丞相及御史

插入會浩商二句結商前案，即陡接上。

次平當所奏，一
一與前相顧。

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頤過，迺就車。頤，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目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詭節失度，邪調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一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目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目詆欺成罪，後丞相宣目一不道賊，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

自遷為丞相，司直至此一大段，敘事精覈。

常與方進書，切中方進之病，故班史特次之，且以結前途相親友案。

舉奏勳，議者目為方進不目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目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勳為昌陵令。一方進旬歲閒，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一著冷眼。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權專也。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贓數千萬，上目為任公卿，任，堪也。欲試目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博擊豪彊，京師畏之。一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一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姦，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一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

總爲相數句於此爲綱，以後分疏之爲目。

此本張湯傳，敘朱買臣嚴助事。

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一 應察父相。身既富貴，而後母尙在，結前案。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及其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目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目爲常。爲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目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閒至宰相，據法目彈咸等，皆罷退之。一 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卽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客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史云。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一 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衛尉矣。官簿簿，謂伐閱也。皆在方進之右。一 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

次方進心恨句
為根以後歷敘
方進三奏咸皆
本此。

突入大將軍鳳
一段起方進奏
咸與逢信案

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一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一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與上語責方進句相顧。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解說，猶入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目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目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目示天下，奏可。一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

突入皇太后姊
子一段，起下文
復奏立黨友案。

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目實，有詔免咸，勿劾立。一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目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目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畱，曰：「陛下旣託文目皇太后故，託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一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

方進所劾，大抵皆私意也，以其文辭則馴雅。方進知能一段，總結上文而內求人主微指句，又以引起下文云。

方進倚主上之知，獲避淳于長朋黨之罪幸矣。

疑，所居皆尙殘賊酷虐，苛刻慘毒，自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事見左氏傳。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且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且憂發疾而死。一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洗發生色。且儒雅緣飭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且固其位。一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且能謀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且方

而復條奏長之他友善者以刷己之污其傾危之資狼狽如此至此又揭好左氏傳一段爲李尋奏記起案尋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正以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故也

進大臣，又素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目自持。」一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簫育，刺史二千石，目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一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厚李尋，目爲議曹，爲相九歲。一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反於常理，所目示人患也。視讀目示。民人訛謠，斥事感名，斥事，井水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後果井溢。感名，燕燕尾涎涎是也。三者旣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弧中也。狼奮角，弓且張，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天弓九星不欲明明猶張也。金歷庫，土逆度，庫，二十星歷武庫。土，鎮星也。逆度，逆行也。輔湛沒，火守舍，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萬歲之期，謂

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目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勳，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賁姓麗名。言大臣宜當之。一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目疾疫溺死，關門牡閉，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妒，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閉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尙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謂財用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堧，城郭旁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爲卒取一

人所贖常爲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有牛馬羊頭數出稅算千輪二十也。

增益鹽鐵變更無常，

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使議者目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

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容容，隨衆上

下也。將何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

而不危，所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尙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

憂國如家，務便百姓，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尙書令

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遣九

卿冊贈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

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諡曰恭侯。

谷永杜鄴傳

輯谷永災異對 謝鳳書 與譚書 說音書 杜鄴說音書

谷永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

建始二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

宮，以黨王氏，然其文頗得大學遺意。

言婉而意侵。

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一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

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日求咎衍，

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

事，建大中，日承天心，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卽皇極也。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

六極至。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日類告

人，迺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日

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

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

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

亂陰陽。謁，請也。昔褒姒用國，宗周日喪，閹妻驕扇，日日不臧，小雅十月之交篇曰：

此下分五柱立論甚切，時事庶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閹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此其效也。一經

幾哉，正心以正朝廷遺意，而惜乎非仲舒其人也。

每段主意結束在末句，末有字與誠字相反顧。

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畱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矣，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享當也，言所為不善不當天心也，虞，同娛。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安心而服行之，如天性自然也。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於酒，母逸於游田，惟正之共。』惟宜正身恭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一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日成伯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日絕驕慢之端，抑褻闇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小雅白華篇：幽王惑於褒姒，故國人刺之。後宮親屬，饒之日財，勿與政事，日遠皇父之

類，損妻黨之權。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刺厲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也。未有

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一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筮納言，而帝

命惟允。舜典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四輔，謂左輔

右弼前疑後承。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伯，長也，常使

長事者也。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

左右肅艾，讀又。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周書君

牙辭。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一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

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

日程能，考功實目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淺潤之譖愬，則抱功修

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卽，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俊

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

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一堯遭洪水之災，天

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目親萬姓，平刑釋冤，目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堯遭洪水。

經曰：『懷保小人，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一臣聞災異，皇天所目，謹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周書洪範辭。饗當也，所行當於

天心，則降目五福，若所爲不善，則目六極畏罰之。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

極其下。』洪範傳。沴，災氣也，言敬而脩德，目禦災。今三年之閒，災異鋒起，大小畢具，所

行不享上帝，不當天心。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

永初上此疏，內未敢斥言乎后宮，而外不敢即附於王氏，故其言頗正而無疵。

謀，又不用其言，疏遠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一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

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

書謝鳳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

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

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愆兄，察明也，愆，智也。覆育子弟，誠無日加！昔豫

子吞炭壞形，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日報恩施，魏子三收邑入不與孟嘗，後潛王

受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粟賢者，到宮門自到，日明孟嘗之心。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

門。」鳳遂厚之。

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音自代，上從之，日音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

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

上將久矣。目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素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目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目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一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目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目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目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迺可目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

永往往本天象
抗疏公朝開說
執政。

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湛讀曰沈，漸讀曰潛，謂潛

深者行之目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爾。

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尙有好惡之忌，蕩蕩之

德未純，

永自知有忤於音，故目斯言自救解。

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

馬之號，俄而金火竝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日享天意，一音猶不平。

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迺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

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一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

平阿侯王譚也。

卽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

孰能無怨？

殊，謂異於疏也。

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皆小雅篇名。

昔秦伯有千

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矣。周召則不然，忠日相輔，義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

永不能說音與譚平，而鄴能說音與商親密，何也？以二詞較之，鄴似尤勝云。

分職於陝，並為弼疑。陝，東周公主之陝，西召公主之陝。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

之差，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目此也。竊見成都侯日特進領城門兵，

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

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

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訢，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對曰：禮，文侯感寤，廢訢而

召立擊，父子更親也。陳平共壹飯之羹，而將相加驩。平用陸賈說，曰：五百金為絳侯具食。所接

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

義，所白與內，唯深察焉！奧內，室中隱奧之處。音甚嘉其言。

揚雄傳 輯略 解詁 解難 贊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日支庶初食

采於晉之揚，以官受地，謂之采地。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別，謂分系緒也。揚在

河汾之閒，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一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江州縣名，巴郡所治也。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閒，避仇復遡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郛，郛，縣名。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一壥，一百畝也。世世目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佚，音鐵，佚蕩，緩也。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目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一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右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目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目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揚

此又一様文字體格，其實陰寓譏時之意，而陽咏嘆之，進學解送窮文皆本於此。
此祖東方曼倩答客難，枝葉文采過之，其一氣渾成，則不及矣。中閒文意不過四轉，說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折詳盡，孟堅答賓戲亦是祖此。

曰：「龍蛇之蟄，以存神也。」大行安步徐行。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撫離

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目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

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目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離也，牢，聊也，與君

相離愁而無聊也。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離，著也。時雄

方草太玄，有目自守，泊如也。泊，安靜也。或嘲雄曰玄尚白，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

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

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

之士，人綱人紀，爲衆人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

圭，儉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

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

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

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扶疎，分布也。深者入

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纖，微之甚。然而位不過侍郎，

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拓落，不耦也。也！一揚

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

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十二，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

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為七也。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

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故士或自盛目橐，或鑿

坏目遁。自盛以橐，謂范雎也。鑿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使者往聘，因鑿後坏而亡。坏，壁也。是故騶衍日

頡亢而取世資，頡亢，上下不定也。孟軻雖連蹇，值世之屯難也。猶為萬乘師。一今大

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國名。東南一尉，會稽東部都尉也。西北一侯，

敦煌玉門關侯也。徽目糾墨，製目質鈇，有罪者則係於徽墨，尤惡者則斬以鈇質。散目禮樂，風

日詩書，風化也。曠日歲月，結日倚廬。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相柱。天下之士，雷動雲

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目為稷契，人人自目為咎繇。戴縱垂

此時無所須才，故知愚無所黑，白而士無以自見。

三仁去一段，言
人才去留係國
輕重，蓋矯上文
詩平無所須才
意。

上世之士一段，
申前得士者富
以下意。

當今以下，說出
世變人情無餘
意。

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纓，緝髮者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日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

雀，雀字或作雁。勃解之鳥，鳥字或作鳥。乘鴈乘鴈，四鴈也。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

少。一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

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目折摺而危穰侯，摺，古拉字。蔡澤雖

噤吟而笑唐舉，噤吟，頷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故當其有

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

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

餘。一 收結。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管仲。或釋褐而傅，寧戚。或倚夷門

而笑，侯嬴。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孔丘。或立談閒而封侯，薛公。

或枉千乘於陋巷，齊小臣穰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或擁帚彗而先驅，鄒衍之燕，昭王郊迎，

擁彗為之先驅。是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一當

黃老家言。

是故知玄以下，正守玄處。

今子三句，答客難意，吾亦笑子二句，終一跌赤族意。

此下言范蔡等之遇時以解客難。

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辟，罪法。是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宛，屈也，固，閉也，擬，疑也。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報聞而罷之。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聽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實，終以天收雷聲，地藏火熱，則為虛無，言極盈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害盈而福謙。攫挈者亡，默默者存，攫挈，妄有搏執牽引也。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一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一或能勝之。今子迺目鷗臯而笑鳳皇，執蝮蛇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昔古良醫。悲夫！一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目下，何必玄哉？」一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

徽索，骸骨也，徽繩也，骸音格。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印，怒也。界涇陽，

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言當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唾流沫，

領，曲頤也，音欽。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搯，謂急持之，咽，頸

也，炕，絕之。時也。遇其時。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

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中其適。五帝垂典，三王傳禮，

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得其所。

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合其宜。故有造蕭何律

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

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蕭規

曹隨，蕭始作規，曹因從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隄，蜀人名山旁堆欲

墮落曰坻。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

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一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相如。四

故有造蕭何一
段，即前意，又倒
一倒語不盡相
沿，文法自李斯
陛下致崑山之
玉三段來。
故為可為四句
收拾前意，正答
客譎范蔡以下
何必玄之意。

皓采榮於南山，

榮，聲名也。

公孫創業於金馬，

公孫弘對策金馬門。

票騎發迹於祁

連，

霍去病。

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

以肉歸遺細君，是推割其名。

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

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

比和也。

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閔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

芴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

不寤，不曉其意。

豈費精神於此，而煩學

者於彼，

豈，讀曰但。

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

放，依也。

殆不可乎？」

揚子曰：「俞，俞，然也。若夫閔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

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

迺金，

貞實美麗如金玉也。

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

之將登虛天，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

能擗膠葛，騰九閔；擗，搗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閔，九天之門。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

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嶢嶢，則不能滄滄雲而散歆烝；嶢嶢，高貌。滄滄，盛也。滄，雲氣貌。歆烝，氣上出也。

是日宓犧氏之作易也，縣絡天地，經日八卦，文王

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

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胥，

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寂寞為尸，道化以寂寞為主。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

叫，大道低回，叫，遠聲也。低回，紆衍也。是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

美者，不可棍，同也。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

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追趨逐者，隨所趨嚮愛嗜而追逐之。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

之施咸池，掄六莖，掄，引也。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牙

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獲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獲，善塗墍者也。

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墍，即今之仰泥也。

一、篇大意，總見太、玄非庸人所可、知故引老子貴、知我者希一語、結之。

恬於勢利句結上、實好古二句起下。

師曠之調鍾，師曠欲善調之鍾為後世之有知音。知音者之在後也；
君子之前睹也；幾讀曰冀。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道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非其操與？」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目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目耆老久次，轉為大夫。一恬於執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目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

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目爲絕倫。一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目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目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古文之異者。雄不知情，不知獻符命之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以雄解嘲之言譏之。雄目病免，復召爲大夫。一家素貧者，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一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

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尙目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目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循吏傳 全輯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目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

此傳止次漢興循吏，而不及戰國以上與史記不同。
讀漢宣帝紀，稱

其綜核名實，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以銳精廉之一時聲稱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而其所尊寵者，乃在龔渤海、黃穎川，彼其敦本節高，興教禮義，意若欲緩收吏治之效，而不盡用其材，其民之應之，顧不後於京兆，而思以心報二公何也，亦可以深長思矣。

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一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一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一及至孝宣，絲枳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目然。常稱曰：「庶民所目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

末一段立循吏傳大旨。

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目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目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一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守蜀郡於文學上注精神，故其治行多當世而篇中亦能摹寫種種風神特相稱。予嘗怪班氏述趙京兆二三君發摘鉤擿中文之陰若鬼神焉，而班氏語津津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目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一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目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目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一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目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目補郡

亦無容口，至其著循吏傳，獨以舉文翁龔遂輩，其興禮敦讓清淨不擾，世儒類能言之，然嚮赫赫者，聲奪矣，甚哉班氏之深於史也。

成以偽增蒙顯賞，當時已得其情矣，班氏何以次之循吏，豈所謂治甚有聲者，別有偉績之可紀耶？則傳又何以寥寥也？

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便坐，別坐。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目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一。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一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目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目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黃霸長於治郡，而不長於為相，以故班掾附之循吏，而不為別立一傳云。

霸之寬和不足為難，在是時為難爾。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目豪桀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目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一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一馮翊目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目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一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一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一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正，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目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目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一篇骨子。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目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一此庭中，謂廷尉之中。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此庭中，謂朝廷之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此霸寬和處。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隄

諸事并在一時。

陰伏參考，乃俗
吏中精神所注
處，然名賢大儒
則恥之矣。

冬，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一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一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目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目章有德。」一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一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目瞻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此霸寬和處。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目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一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目相參考。一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屬，戒也；周密，不泄漏也。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目霸具

外寬即上寬和，
內明即上明察，
內敏得吏民心，
即上吏民愛敬，
總束語。
敘中不見於詔
見之。

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一曰鰥寡孤獨，有死無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日為棺，某亭猪子可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一曰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一曰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此霸寬和處。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因交代之際，而弄深簿書，以盜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一曰霸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關西人謂補滿為適。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一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天子曰：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日差賜爵及帛。」一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一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一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一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曰爲神雀，議欲目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暗指下詔語。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舉而不

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

漢興學者以災祥爲理道，而霸在獄中受書於夏侯勝之洪範，故謂其學之純則有之，若曰以爲先天下，如張敞所論過矣。

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鸛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目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鸛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曰興化條，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目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目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起律令，所目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

自京兆尹至此，
總是功名損於
治郡意。

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曰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
挾詐僞曰奸名譽者，奸，音干，求也。必先受戮，曰正明好惡。一天子嘉納，做言，
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做指意，霸甚慙。一又樂陵侯史高曰外屬舊
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
兼之，所曰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
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
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
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
漢興言治民吏，曰霸爲首。掉尾語。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一
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爲大司馬。一了前案。霸子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一
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一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一子孫爲吏二
千石者五六人。一始霸少爲陽夏游徼，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

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爲妻，與之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此傳全用虛語。

吏民愛敬，爲後立祠張本。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目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一遷補太守卒史。一舉賢良爲大司農丞。一遷北海太守。一自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目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一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目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倩士之美稱。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一身爲列

傳末次桐鄉立
祠爲結案與傳
首相應。

遂傳作兩截看，
先詳敘事昌邑
一節，而後敘及
治渤海事，班史
傳之循吏，則所
重在渤海云。

卿，居處儉節，祿賜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昌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離亦遭。其賜昌子黃金百斤，日奉其祭祀。——初昌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目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虛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一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實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此遂內諫爭於王處。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

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目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儼於桀紂也，得目爲堯舜也。王說其詔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目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遂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目問遂，遂目爲有大變，此遂陳禍福處。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一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實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此遂外責博相處。「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爲諄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目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

唯遂與中尉王陽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一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召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日息其盜賊？」遂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且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虛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一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實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

波及王生。

此只了渤海一段案，卻是因王生入文益奇爾。若曰波及王生，則重在王生非了渤海案矣。

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雞，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蒺藜，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一實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目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自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自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曰：遂年老不任公卿，與上年七十餘句

歷敘信臣補穀陽長，遷上蔡長，超零陵太守，遷南陽太守，無事實，而於爲人以下，方總實其所治之事，亦一格也。

相應。

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日襄顯遂云。一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日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日明經甲科爲郎。一出補穀陽長。

一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一超爲零陵太守，病歸。一復徵爲諫大夫。一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一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一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暗應爲民興

利，務在富之句。賜黃金四十斤。一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

金。一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

復繕治共張。一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泰

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日屋廡，晝夜難蘊火，難古然字，蘊火，蓄火也。待

溫氣乃生，信臣目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日奉供養，及它非

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一信臣年老，目官卒。一元始四年，詔書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目文翁，九江目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

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酷吏傳

輯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孟堅敘漢良吏，悉興學校，廣樹著增戶口，買牛犢，巡行阡陌，灌漑畝，為元元立教養之法，較之太史公沽沽引叔敖輩功相萬也。

田延年決疑定策，明勇過雋，不疑而班掾列之，酷吏豈以其沒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延年目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一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目為爪牙，誅

入器物一節，殊
慘烈歟。

次田廣明與大
將軍之言，洗發

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一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
 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羣臣，伏案。即日
 議決，語在光傳。一宣帝即位，延年目決疑定策，封陽成侯。一先是茂陵
 富人焦氏賈氏，目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昭
 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方上，謂廢中也。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
 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目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
 人亡財者皆怨，綱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餼，餼
謂質之與直也。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餼直車二
 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
 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
 延年抵曰：抵，拒諱也。「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
 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目功覆過，

田子賓廢昌邑王事，極有生色。

當廢昌邑王時，應前。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自乞，謂與之也。願曰：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

「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光忿其拒諱，故不佑

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司農發詔書，故鳴鼓。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一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卽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一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日不移

歷敘涿郡之亂，
爲延年酷烈起
案。
曰比得不能，將
以形延年之能
也。此句提省極
得力。

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延年亡命。一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目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一宣帝識之，拜爲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一後爲丞相掾，復擢好時令。一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從軍敗西羌，一還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廢，公法而廢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目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牾，逆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放，縱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一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

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一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

二十斤，豪彊脅息，脅，斂也。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

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日文內之。飾文而入之為罪。

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

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文案整密也。不可得反。一延年

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

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自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

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

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

南號曰屠伯。如屠兒之殺六畜。令行禁止，郡中正清。一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

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日書諭之曰：

「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

貧弱一段，文法從太史公張湯楊僕傳變來。

若然，將謂精悍敏捷子貢冉有有孔擬人非其論矣。

二段總只一意，蓋反覆抑揚，論其用刑刻急之狀有如此爾。

插入張敞黃霸耿壽昌以容形主即太史公借張湯趙禹以形王溫舒一例。

敘得奇。

敘延年敗處與朱博趙廣漢同。

刻與忌一派有根。

此等類敘尤論。

此以下歷敘延年禍敗之由。

凡殘人者，雖親識必相猜而讎。

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

東西周君國也。

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一時黃霸

在潁川，目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

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

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

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

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

後此以為權乎？

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

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目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

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有

臧不入身，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

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

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

拜奏，因飲藥自殺，目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目結延年，結

正其罪。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一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

若今之臘節。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

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

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目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

人，顧反也。欲自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

歸府舍。母畢正臘，臘及正，歲禮畢也。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多殺人者，已亦當

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待其喪至。

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一

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

追敘嚴母一段，不特見母賢智，且以著其誅戮為不枉云。
雋不疑母因多所平反為進飲食，或亡所出為不食，與嚴母頗相類，蓋西京有二母云。
鋪父逆知鼂氏必亡，亦與嚴母同見。
班掾書其子曰屠伯，書其母曰萬石嚴嫗，美刺不相掩。

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目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

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頓陽令，坐殘賊免。一後目御史舉為

鄭令，永始元延閒，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

交通輕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

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

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

探取之。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其黨與有為吏及它人所殺者，

則主其喪事。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一賞目三輔高

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

致令辟為郭，目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

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

連敘二事。

先提時弊，為賞
酷烈起案。

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得數百人。賞一朝

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目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

置一，根○置，放也。其餘盡目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目大石，數日壹發視，

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瘞，埋也。榻著其姓名，百日後，迺令死者

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歎。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

死？死，謂尸也。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

葉○魁，根本也，宿，舊處也。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

貫其罪，詭令立功，目自贖，詭，實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

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

不敢闕長安。一江湖中多盜賊，目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

民甚多，坐殘賊免。一南山羣盜起，目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

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

傳尾借賞自言，
以結其所以酷
烈之故。

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一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尙威嚴，有治辦名。

貨殖傳

輯序

班掾傳貨殖而推本於國家之經制，所見出太史公之十一等矣。

此段建議，並本周禮所載理財之事，而指次之者。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檣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藿音桓，即今之荻也。所曰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目時，而用之有節。山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壟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溪隧，徑道也。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剝蘂，澤不伐天。剝，古槎字，槎邪，斫木

也。天草木之方長者。蠃魚鱉卵，咸有常禁，所曰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稽，卽蓄字。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曰德，齊之曰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一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

自首至此，言先
王有定制，故財
用足而教化興。

自周室衰至末，
言後世大壞禮
制，故財用不足，
而患於飢寒。

漢書此等傳，序
甚嚴正，有本末，

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日拘君子，刑戮不足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含菽飲水。菽音豎。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日傳世變云。

游俠傳

輯序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日

一反子長，然爲
于長立言甚難。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一。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擊而游談者，日四豪爲稱首。搯，捉持也，擊，古腕字。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一。及至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宋萬殺閔公，仇牧

此後收前總論，
語有抑揚。

萬章他無表見，
特其卻石顯贊
數百萬一節聲
溢長安矣。

聞之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目好惡，齊之目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一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一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閒，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闔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一與中書

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畱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目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目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目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目爲福邪。」諸公目是服而稱之。一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酒市中人。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目君卿之材，何不宜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一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根衆目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根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

王商亦能信陵君之待居者朱亥耶？而班史亦極力摹寫，類史記。

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一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一久之，平阿侯王譚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目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一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目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一後護復目薦爲廣漢太守。一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目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目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舉姓名而捕之。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

自時成都侯商至此，總只形容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句末引呂公一段，見護處。議論常依名節。

篇中並敘兩人操行，總不出廉

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一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目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子，邑字公子。貴如何？」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進，謂博所賭也。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目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儉自守，放縱不拘二句。
始終與張竦相形。

通篇以賓客飲酒立柱。

君寧，遂妻名。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爲京兆尹，至廷尉。一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曰：「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俊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意不相得。自免去。一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一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虛嘗有部

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實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一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瞻於文辭，性善書，伏案與人尺牘，主皆藏去，目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虛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口，陳驚坐云。一實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吏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前謝京師故人，遵馮几，馮讀曰憑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口隱其辭，以授吏也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一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目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

前既敘竦遵相
友善比其操行
此復以竦事相
形。

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譔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畱宿爲侍婢
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宴食曰飫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
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
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
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目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
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
肉相屬一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目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
士譬之於物曰一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車礙爲甕所輻纆徽井
索也甕縣也甕井目甕爲甕者也輻擊也言瓶忽懸礙不得下而爲井甕所擊則破碎也甕音上稍反甕音了浪反輻音雷
身提黃泉骨肉爲泥提擲也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音葵以盛酒鴟夷滑稽腹
如大壺滑稽音稽轉縱捨無窮之狀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天子屬

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

此一段類太史公敘李廣程不識文法。

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僂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一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篇中率連不斷。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目上。妻子通共受之，目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根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衣冠慕之輻輳，爲

丹字疑衍。
此傳以傾賓客
爲案，風神從太
史公傳郭解來

讀涉之言，一一
覆應上文。

涉自以爲數句，
收上起下之詞。

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
一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
谷口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
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園門在所閭里盡滿。客
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目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
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
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伯姬魯宣公
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夜火，伯姬曰：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嘗行戍死，養姑意謹，父
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朝廷高其義，號曰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失讀曰佚。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自目爲前讓南陽贖送，身得
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枚迺大治起家舍，周閣重門。伏案。初
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任。涉慕之，迺買地開道，

立表署曰南陽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費用皆印富人長者。一然身衣服車馬纜具，妻子內困，專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虛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卽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曰喪事，家無所有。實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禮有憂者側席而坐。削牘爲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映，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旣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俸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卽時刺殺言者。一賓客多犯法，舉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日避客。一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已爲中郎。后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伏案。

涉單車毆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目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應前。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辜，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一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目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辜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目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卽祁太

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

頭去。一涉性略似郭解，虛敘腰插。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

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迺

召見，責目臯惡赦貫，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

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目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

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

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爲建主

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

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

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目一吏易之哉。

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

道徵取涉於車上，徵要也。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一自哀平閉，

原涉以傾賓客
故因而復然
亦以此故顯矣
而復按誅

末一段概舉當
時豪傑作一篇
總身

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中讀曰仲。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目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目俠聞於世云。

佞幸傳

輯 石顯 董賢

篇中摹寫，當與史遷傳李斯所附見趙高者略相似。

木朽蠹生。

爲人一段，虛敘爲綱，下文指其實而應之爲目。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目選爲中尙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一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目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目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一顯爲人巧慧習

佞幸傳

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目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被加也。目

危法。一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

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目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

機，宜目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

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

皆害焉。此深賊中人危法處。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

一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買捐之，皆嘗

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此深賊中人危法處。房捐之棄市，猛自殺

於公車，咸抵辜，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目它事論死。

自是公卿目下畏顯，重足一迹。一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

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

纍纍，綬若若邪？」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言其兼官據執也。一顯見左將軍馮

每段起語，如曰

顯見馮奉世云
云曰顯內自知
擅權云云曰顯
聞衆人洶洶云
云皆先摹寫其
心事而後敘之
更覺明澈

即趙高指鹿為
馬故智而其設
詐以籠絡人主
更過之

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此探人主微指處。顯心欲附之。薦言
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目為侍中。逡請閒言事，上
聞逡言顯顛權，天子大怒，罷逡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
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目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此說辯
中傷人處。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目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目
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
語在野王傳。一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
目，有目閒己。此巧慧處。迺時歸誠，取一信，目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
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
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顛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目其書示
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目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
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目一軀稱快萬衆，任

王鳳殺王章，衆庶冤之當時杜欽說鳳以舉直言亦即此意。

結處一一了前案。

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埽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目此全活小臣。」天子目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一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姍，古訕字。病之。此巧慧處。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目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目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一元帝晚節寢疾，晚節，猶言末時。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一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滿，讀曰邁，音悶。諸所交結，目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與前民歌相喚應。「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賈，讀曰價。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傳漏，奏時刻。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爲雲中侯，卽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一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閒，賞賜桑鉅萬，貴震朝廷。一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褻，藉，謂身臥其上也。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褻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目自固。一每賜洗沐，不肯出。嘗畱中，視醫藥。上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廬，謂殿中所宿止處。若吏妻子居官寺舍。一又詔賢女弟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一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一又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一詔將

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皆僭天子之制度。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日賜賢，無不備具。一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罽毼甚盛。一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謁者，后之名。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迺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一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

將敍下詔封賢，而先之曰：上欲侯而未有緣，將

敘以賢代明，而先之曰上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先提綴後敘事次第井然。

冊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祀祝詛，雲后舅伍宏日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楊，姓也。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反痛疾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將爲逆亂也。是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朕閱將軍陷於重刑，故日書劄。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爲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日

特下年二十二，
爲下文大將軍
年少張本。

罷在丁傅之右，
與前兩家先貴
句相顯。

孔光之附賢處，
所據描畫甚工。

曰罷在丁傅之
右矣，曰由是權
與人主侔矣，用
冷語結構。

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目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命，目兵爲威，可不慎與。」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尙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一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一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竝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一是時成帝外家王

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曰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爲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蓋咸自謂。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一賢第新成，功

以上敘其寵愛之極，以下敘其受禍之慘。

前日拜謁迎送賢者光也，今日承莽風旨奏賢者亦光也，班史並次之，以著其姦邪變幻之態如此。

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一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曰：「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一莽使謁者曰：「太后詔，卽闕下。」賢曰：「閒者日來，陰陽不調，蓄害竝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目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一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診，驗也。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姦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日萬萬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受賜不拜，辜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

翻之此舉亦孔
浚車意也漢武
帝以爲長者而
莽獨忌而按誅
之。

蓋班掾重詡之
義閔之忠故爲
竣其終事於尾
云。

乃復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日
棺，至尊無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
諸日賢爲官者皆免。」一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
鹿。一了結前案。長安中小民謹譁，鄉其弟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
凡四十三萬萬。一賢既見發，接前。羸診其尸，羸，露形也。因埋獄中。賢所厚
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目
它鼻擊殺詡。一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
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迺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
閔。閔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日閔子補吏，至墨綬，卒官，
蕭咸外孫云。」應前。

匈奴傳

輯略 侯應對 揚雄上書 嚴尤上書 贊

前敘五將軍出兵，後敘五將軍所得對待，井然不紊。

此後歷敘五將軍出塞道里之數，是上用案各二千餘里句。又歷紀斬首捕虜與鹵馬牛羊數，是上五將少所得句。

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一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一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一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一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一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一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一根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一又結。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毆畜產遠遁逃，是日五將少所得。根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一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一蒲類將軍兵，當與

常患之戰，獨多
斬首虜及他所
鹵獲不減衛霍，
由其所部者烏
孫報仇之兵，相
爲表裏故也。

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日千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一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卽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曰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一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曰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一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目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一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結於是匈奴

怨烏孫，結前上書案。

遂衰耗，怨烏孫。

單于自言願壻漢氏，日自親，元帝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日爲不可許。上問狀。一應日：「周秦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斥，開也。攘，卻也。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

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一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一自中國尙建關梁日制諸侯，所目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一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乘塞，登之而守也。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一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一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一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一起塞日來，百有餘年，非皆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樹木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日壹切

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一 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目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一 非所目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一 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上游謂地形耳。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目

聞公卿亦目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一 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目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目來明之。目秦始皇之疆，蒙恬

漢與匈奴從此有隙句，一篇綱領，以下總明所以致隙之故。

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一會漢初興，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卒終也。其所目脫者，世莫得而言也。一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順辭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一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日備之，數月迺罷。一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徼要也。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一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日臨翰海，積土爲封，而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

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目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蹙費者不永寧。是目忍百萬之師，目摧餓虎之喙，嚙也。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一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一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顛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日善，易隸日惡。惡，謂威也。其彊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一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

兩條戰守之計
總上。

借南夷以形北
虜之難制。

繪之壁，姑繪，謂西南夷種也。藉蕩姐之場，藉，猶蹈也。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

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爲一時。固已犁其

庭，埽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北狄爲不然，真中

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

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

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目來厭之辭，疎目無日之期，消往昔

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

好之辭，以怨漢。歸怨於漢。因目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

得不爲大憂乎？一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

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

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

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一旦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

奈何以下，正漢
與匈奴從此有
隙處。

夫明者一轉，總
收一篇之意而
應之。

又一轉，結往時
一段。

都護三十六國，費歲日大萬計者，一歲數日萬。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

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迺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

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日遏邊萌之禍。

一 首尾喚應。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

五十匹，黃金十斤。

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

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

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逐之遣入丁令地。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一 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

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

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

視戎狄之侵，譬猶蝨蝨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一 漢武

尤所謂三策，蓋上世不征，其上也。然周宣之世，戎狄內侵，豈容不征之及境而返，不勞師深入，似亦未可謂非上策也。尤之論五難當矣，而其終也又欲深入

靈擊以創艾之；
此又何策耶？

充國亦嘗議及
此。

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約，少也。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一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日喪社稷，是爲無策。一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一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一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一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黼鍍薪炭，重不可勝。黼，古釜字。鍍，釜之大口者也。黼，音富。食糒飲水，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

尤所論五難，老
成長慮，有充國
屯田十二策遺
風。

此篇議論敘事
夾雜，最為奇作，
而中間以仲舒
之論貫串武宣
王莽之事，尤是
筆力變化。

通篇和親征伐，
俱非御夷長策，
而來則懲去則
守者，斯合先王
以不治治之之
道也，正意臨末
乃見。

一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一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目創艾胡虜。一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舜典詩稱「戎狄是膺。」魯頌閟宮之詩春

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一自漢興，目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

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詎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日漢女，增厚其賂，歲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一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日仁義說也，獨可說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日沒其意，沒，溺也。與盟於天，日堅其約，質其愛子，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日異

於貞士之約。堅城固守不勝遣，貞士爲和親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且相報復，其桀驁尙如斯，安肯且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且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且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且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芻蕘亡

干戈之役。勑，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

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推本言之。

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

待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遠逃竄伏，邊，古遁字。使於中國，不爲叛臣。」

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目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

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

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

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必目經遠也。媮，與偷

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一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

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或脩刑政，或昭文德，

遠近之執異也。是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

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

此下纔發出正論。

垂塞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日山谷，雍日沙幕，天地所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目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輯 文帝賜南越王書 南越王上文帝書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諭聖德焉。

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迺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伏後案。歲時奉祀，召其從昆

弟，尊官厚賜寵之。一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一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

委曲迴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非但忠厚惻怛，能服夷狄之

心，又且明白正
大得待夷狄之
體。
以故諄暴數句，
要感動之，不可
不說破。

既歸之吏，又歸
之高皇帝，尤爲
得體。

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
愚，未嘗致書。一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
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日王侯吏不釋之故，
辭讓帝位，不見說也。不得不立，今卽位。一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
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朕日王書罷將軍博陽
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一前日聞王發兵於邊，
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
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
一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日介長沙土也。」
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日
爲富。」服領日南，長沙南界。王自治之。一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

一乘之使目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願王聽樂娛憂，存

問鄰國。」一 謂東越及甌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

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

賢天子，自今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一 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

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日

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日賜老夫

者厚甚。一 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

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牝。」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

羊齒已長，自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

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

此書轉展自文
過亦委婉有情。

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日伐其邊。一旦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日自娛。一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一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日不得事漢也。一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一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蜜食之。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味死再拜，日聞皇帝陛下。」

一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請，音才性反。然其居

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西域傳

輯 悔詔 贊

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武帝悔過之書，其事有四：益民賦一，田輪臺二，募囚徒送匈奴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

使者三，明封侯賞以報怨四，時帝之齒已六十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

九，雖徒饒弗早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

然漢家社稷幾危而復安，實有賴焉。方諸呂刑秦誓，蓋彷彿其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

意云。日竟師。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尙苦乏食，不能終師旅之事。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

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尙斷

畱。斷，留言其前後離斷，不相逮及也。甚衆。一曩者朕之不明，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

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謂中國人爲秦人，匈，乞與也。又漢使者

武帝悔過之書，其事有四：益民賦一，田輪臺二，募囚徒送匈奴使者三，明封侯賞以報怨四，時帝之齒已六十，九，雖徒饒弗早，然漢家社稷幾危而復安，實有賴焉。方諸呂刑秦誓，蓋彷彿其意云。

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目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日著龜，不吉不行。迺者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目爲欲目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

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

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

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目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日優民也。今朕不

忍聞。一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目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目皮肉爲利。卒苦而燹火乏，失亦上集不得。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燹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

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

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

復令。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目補缺，毋乏武備而已。此正悔過自新處。郡國二千石，各

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一 與上計者同來赴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

相車千秋爲富民侯，目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目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

武帝雄心，募寫殆盡。

疆盛。故能睹犀布璫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嶺，聞

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文甲，即璫瑁也。通犀翠羽之

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四駿馬名。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

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

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

落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依，讀日辰。設酒池

肉林，日饗四夷之客。作巴巴州。俞渝州。都盧國名。海中磬極，樂名。漫衍

魚龍角抵之戲，日觀視之。漫衍者，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也。」魚龍者，激水化成比目魚，激水化成

黃龍也。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樵

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

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

後勝之。是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先敘武帝窮兵
侈欲，以致賦繁
而盜起，而後纔
著西域。
自古帝王皆以
能致外夷以爲
盛德，殊不知德
在華夏文明之
地，而與彼之荒
落不毛之區無
預焉。固所謂得
之不爲益，棄之
不爲損。盛德在
我，無取於彼，真
知言哉！

一旦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隄。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目爲此天地所目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目尙茲。太宗，漢文帝也。

外戚傳上

輯 孝武李夫人 孝昭上官皇后 史皇孫王夫人 孝成許皇后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一根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

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枝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一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一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婧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第，但也。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

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目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目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尙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目后禮葬焉。一其後上目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姍姍，行貌。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武

是邪非邪，二言
妙絕。

漢書閹闈之法
如此，平陽公主
之私董偃故事
也。

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屬連也。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殿令。一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一武帝疾病，以霍光爲大將軍，太僕桀爲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桀爲安陽侯。一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主私近子客河閒丁外人，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卽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爲尙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

事，常以列侯尙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婕妤，安爲騎都尉。一月餘，遂立爲皇后，年甫六歲，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一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爲丁外人求侯。守，求請之。及桀欲安官祿外人，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人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卽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爲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事見禮記。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

連書不聽，不許，
見光執正而桀
等謀殺所由起
云。

光執不許。又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獲恚，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一桀安宗族既滅，皇后曰：「年少不與謀，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曰使私奴婢守桀安家。」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其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綉，古綉多其帶。字窮綉，即今之緹縠也。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

一昌邑王賀徵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一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一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一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大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治婦，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迺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爲翁須作縑單衣，縑，絹也。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

摹寫母子相失
相隨之狀如見
敘王媪微時不
厭零碎。

宣奏王媪悼后
母明白句與上
似類而非是句
相顧。

仲卿欲以我與之。媪卽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迺始共求媪，媪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柰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媪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爲汝自言。」翁須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無益也。」媪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遂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媪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畱視翁須，媪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媪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閒，賞賜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

君，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爲湯沐邑。封舅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日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願成廟南，置園邑長丞。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悲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懽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卽位，立許妃爲皇后，復生一女，失之。一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日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竝。杜欽日爲

兩次失之，爲上
無繼嗣張本。

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

衛將軍，衛青也。蓋侯，王信也。

近世之事，語尙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

許后所上書，輕揚浮躁，宜其致禍。

焉。一久之，上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日吏職自綏，賜黃金二百斤，日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諡曰恭侯。一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卽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一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誇，大也。糲，粗米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滂穢不修，曠職尸官。滂，與汚同。尸，主也。妾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日塞責。一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

以前故事。一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

每事皆奏決於天子。

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

之閒，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

竟寧，元帝時。黃龍，宣帝時。言二帝奢儉

不同。

家吏不曉，

皇后官屬。

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

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

未央宮，天子之宮。

言妾家府亦不當

得，妾竊惑焉。

此言謂家吏之言。

幸得賜湯沐邑，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

於誼而不可哉。一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

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

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吏乃謂衣服處置一如

之。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曰詔

書矣。

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一宦吏伎佞，

伎，堅也。

必欲自勝，幸妾尙貴時，猶目不急事操人。

尙貴時，謂昔被寵遇之時也。操，持也。況今日

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

纖微，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將

安所仰乎？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

已而貿易其中，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浣，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左右多竊怨者，甚恥

為之。一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

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一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

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萌芽，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恐失

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

餘誠太迫急，柰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

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

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當多於梁美人。事率衆多，率，猶計

也。不可勝目文陳，俟自見索言之，索，盡也。唯陛下深察焉。」一上於是采

劉向谷永之言目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

詔辭深厚爾雅，
度非向永輩不
能為。

可見元成時絕不知王氏之權移漢祚也谷永孔光輩之罪通天矣。

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日陰而侵陽，綱領。虧其正體，是非

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

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目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

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牧州，牧相，諸侯王相。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

臣，裹誠秉忠，裹古懷字。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宣成侯夫人顯也。

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

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

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日塞之？

一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為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

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

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目著繼嗣之微，賤

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鈞

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謂陳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應以陰侵陽句。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日迫切，不救之患，

日覆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日成三德。』

即飭椒房及掖庭耳。謂祖己所言，皆以戒後宮也。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

以上采向永之言，暗指許后以下方入所報之事。

史大長秋來白之。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何戴侯也，句以

后疏有戴侯敬侯，皆得蒙恩故云。

過直，古今同之。且材帛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日約

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

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

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

莫聽，大命以傾。』大雅蕩詩。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

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

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朔望，朝謁之禮。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日息衆譴。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諱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諱，古詛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一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一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嬖

寡居，嬖后姊名也。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因爲之小妻。長給之曰：「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爲左皇后。」廢后因嬖，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諄謾，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廢西。

外戚傳下

輯 孝成趙皇后

直敘體。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以其體輕也。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一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爲皇后，追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

卒皆無子，句伏
後殺許美人及
曹宮所產子冷
案。

爲定陵侯。一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形朱，而殿上髹漆，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爲釭，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釭，音工。自後宮未嘗有焉。一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一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綉鞮，傅，著也。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譴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一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

昭儀之惡，具之
司隸奏中。

人。一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

成皇帝，略產子，子隱不見。一臣遣從事掾業、史望，業者，掾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

其姓。驗問知狀者，詳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嚴，官婢曹

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卽曉子女，

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元

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

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

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方底，盛書囊。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

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

曰：「善臧我兒胞，胞，胎衣也。承知是何等兒也？」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

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時以爲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卽書對兒

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柰何不殺？」武叩頭啼曰：「

知是何等兒也，
與誰兒也相應。

我兒男也，與母
問男女相應。

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畱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慳，直視貌。武目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月。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蹏書，赫蹏，薄小紙。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謂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也。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危險也。柰何令長信得聞之。」謂太后。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繆死。」繆，絞也。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棄，謂張棄。宮長李南，以

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一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畱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襄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卽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懟，怨怒也。擣，築也。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目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簾，戶簾也。音廉。美人目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緘，束篋之繩也。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

在須臾開戶，噓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目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一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目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目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目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慎語。」一言汝脫不能，獨爲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

先著皆在赦令
前一句而下即
歷舉所不得赦
者明昭儀不當
泥此例也。

耿育之疏，雖非
正論，卻於朝廷
有裨。

強辭。

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目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嚴公夫人，謂哀姜也。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目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諄，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羣下寒心，非所目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目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了結趙氏侯二人案。將家屬徙遼西郡。一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歷謂王季，知適謂知其當謂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目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目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目時立，念雖未有皇子，末，晚暮也。萬

東萊謂耿育此
疏知體，僅有褒
廣將順數語，
若前所云，豈其
然。

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目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演，廣也。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私燕，謂成帝閑宴之私。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目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目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一旦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掇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目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卽如臣言，宜

頗得趙太后力，
應前私賂遺趙
皇后昭儀句。

末按童謠作結，
與篇首號曰飛
燕相應。

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一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目違宗廟，諱天犯祖，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一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闕，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尙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一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涎涎，光澤之貌。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

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鍅也。鍅與環同。

王莽傳 輯、陳崇頌莽功德書 贊

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

稱莽功德，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修，初學官之時。值世俗隆奢麗

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執足，亡所悟意。無人能

逆其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

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于

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一 砥行一。

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管

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一 剪奸二。是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日國

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欲令丁姬為帝太后。公手劾之，

此奏雖頌莽功德，然而莽未即真之前其所為謀逆作偽情態已悉見於此史家詳載其詞亦是此意。

曰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曰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大雅蒸民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公之謂矣。一

持正三。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

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

遂成篡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子胥，屈原。朝

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賴。』

大雅瞻仰詩。殄，盡也。賴，病也。公之謂矣。一 破殘賊四。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

加目傅氏，有女之援，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傅太后陷中山馮

太后以祝詛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

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

共立幼主，以據國權也。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連獨見之

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眉上曰衡。盱，舉眉揚目也。乘其未堅，厭其

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孟賁夏育。雖有樗里，不及

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

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

『惟師尙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大雅大明詩。師尙父，太公也。亮，助也。孔子曰：『敏則

有功。』公之謂矣。一 退權五。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釐令邯，甄豐甄邯也。

釐，讀曰部。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目功德受封

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虞書晉益漢之辭。公之謂也。一 任賢六。公卿

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目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

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包胥如秦乞師，秦

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不受。晏嬰以道佐齊景公，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孔子曰：『能自禮讓

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一 護封土七。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

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

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

嗣。』虞書舜典辭。公之謂矣。讓龍盛八。自公受策，日至于今，蠶蠶翼翼，日新其

德，增修雅素，日命下國；後儉隆約，後退也。日矯世俗，割財損家，日帥羣下；

彌躬執平，日逮公卿，教子尊學，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

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小雅小宛詩。孔子曰：『食無求

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躬節儉九。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僅足而已。物物

印市，日闕亡儲。日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

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

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日振貧窮，收贍

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子文仕而逃祿，朝不及夕。公儀

休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公之謂矣。瞻國乏十。開門延士，下及白屋。謂庶人。婁省

連分十二段，俱引經史結證，而歸美於莽，此排比體也。

此上歷陳功德，此下較論褒賞之典。

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一魯賢十一。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一篤厚祐十二。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且貫之，可謂備矣。是且三年之閒，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一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且伯禹賜玄圭，周公受郊祀。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蓋且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揆公德行，爲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且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遴，與差同。苟有一策，

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楚漢春秋

秋上東園項羽，開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

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目封衛青，青子三人，或

在襁褓，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

夫絳侯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雖

醜，要不能遂。遞，繞也。言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勳之功，不足多也。霍光卽席常任

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陷，謂人離開之也。假，謂與告請假之類。朝

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

策不審過徵之累。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及至青戎標末之功，標，謂衛青公孫戎也。

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

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

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

厚，臣誠惑之。一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無原，謂不可測其本

原。無首，謂無出其上。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

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二國名。賜目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

之繁弱，夏后之璜，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璧曰璜。祝宗卜史，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備物

典策，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白牡之牲，祀周公，牲用白牡。

郊望之禮。郊，即祀上帝於郊。望，謂望山川而祭之。王曰叔父，建爾元子，魯頌閟宮詩，封伯禽為魯

公也。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

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大雅抑詩。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

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謂吳芮

也。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

樂。悼公於是目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

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

此下一反一正，
總收一篇之意，
而結言之，漢文
往往如此。

臣竭忠自辭功，君知臣自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自爲國也。臣愚自爲宜恢恢大也。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卽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救救備也。盡伯禽之賜，無遜周公之報。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祖始也。天下幸甚。」

議論正當，文詞
古雅，漢贊之絕
唱者。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自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一及其竊位南面，處

非其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目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日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日立私議。莽誦六執，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非命，非天命之命也。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紫，開色，蠅，邪音。餘分閏位，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爲閏也。聖王之驅除云爾。爲光武驅除也。

敘傳

嗣班嗣班彪之從兄。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老，老子。嚴，莊周。桓生欲借其書，

桓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

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奸，

犯也。

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

結，讀與挂同。

不齷驕

君之餌，

饌，古喫字。餌，謂爵祿。

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

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摯，至也。既

繫攀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

言用老子莊周之道，何爲但欲以名自眩曜耳。

昔有

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

類，故不進。

言不與其書。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

叔皮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壘，右擁衆，招輯英俊，

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一臨問彪

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迺定，其抑者從橫之事，

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

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

此論大意不過
三段，首段說帝
王有命，更無人
破得。中段說二
母知命，真可以
媿奸雄之心。末
段敘高帝成帝
業處，更無餘說，
此於世道不爲

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言無據援。是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閒，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大雅皇矣詩。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一 嚙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拵之，拵，偏持其足也。時民復知漢虜。』一 既感嚙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目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曰命禹，臯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弈世載德。載，乘也。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

無補，非苟作者。

此上歷言帝王之興皆有天命，然命字卻含蓄未露，至此方點出見題。

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業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響，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不為人所記。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屈起，特起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目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目智力求也。通篇只形容此二句。悲夫！此世所目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隸，賤隸也。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褻，褻，謂親身之衣。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質，伏於鑊上而斬之。亨醢分裂。又況么膺尚不及數子，么膺，微小之稱。而欲闇奸天位

者^虐奸音干。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案音節，枿也。枿，梁上短柱也。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簪之子。斗簪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食也音速。不勝其任也。一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而汝也。卒富貴不祥，不如目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目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目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目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事虐。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一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

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曰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不立戚夫人子。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目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任任謂懷任也。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曰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目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一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

規模全做解嘲，中間多是醜邪，崇正意思，正所謂折之以正道，明君子所守也。末後二句終不能忘情於利達，卻露出本相，此處便輸子雲一著，然文字自佳。

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爲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躄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

固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日著述爲業，或譏曰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曰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曰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一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唯貴得名也。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日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謂名譽

也。言外則有美名善譽，內則履道崇德也。

轡龍虎之文舊矣。

轡，被也。言文章之盛久矣。

卒不能據

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

據，申也。以龍爲喻。

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

震。嚮讀曰響。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紆，屈也。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

虛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宇宙之外，言宏廣也。豪芒之內，喻纖微也。潛神默配，恆

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當己，猶言當年。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

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

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虛？」主人適爾而咲曰：適，古攸字。「若賓之言，

斯所謂見執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突奧，室中之二隅也。之熒燭，未叩天

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

雄虓鬪，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

焱焱，疾風也。飛景附，煜霄。煜霄，光貌。其閒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

鈍，搦，按也。鈇刀皆能壹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蹶，距也。千金，虞卿目顧眄

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

夏之樂也。啾發，啾啾小聲而發也。投曲，趣合屈曲也。感耳，動應衆庶之耳也。然而不合律度，君子所不聽也。淫繩，非

以上言攻進取，
而不以正則不
免於敗，以下方
見本意。

正之聲也。

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

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漂，浮也。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目

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王一，霸二，富國強兵三。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

沛之執，據徼乘邪，日求一日之富貴。徼，要也。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

眦，既溢於世。當富貴之間，視不滿目，故言不盈眦。凶人且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康一

且功不可目，虛成，名不可目，僞立。韓設辯，日徼君。韓非子。呂行詐，日賈國，

說難既會，其身迺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會，雄也。呂不韋初見子楚在趙而云：「此奇貨可

居。」故班氏謂子楚為秦貨。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

迂闊哉？道不可目，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

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

養之如春。是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印太和。枝附葉

著，譬猶少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苓，與零

同。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

而疑所覲，欲從旄敦而度高，虛泰山，懷汎濫而測深，虛重淵，前高曰旄丘，如覆

敦者敦丘。側出曰汎泉，正出曰濫泉。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

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

虛？」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訪亦謀也。言通帝

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寧，齊寧，寧戚也。激身於

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皆竢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

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繇，優繇，不仕也。新語日興，董生下帷，發藻

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覃，深也。法言太玄，皆及昔君之門闈，

究先聖之壺奧，宮中門謂之闈，幸中巷謂之壺。婆娑虛術，藝之場，休息虛篇，籍之囿，

目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虛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若迺夷

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辱仕，謂爲士師三黜也。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

末二句，答所以
不攻進取而務
著作之故。

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一旦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

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詰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

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蘇氏之璧，韞

於荆石。隨侯之珠，臧於蚌蛤。蚌，即蚌字。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

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媒之。侮狎之。不覩其能奮

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躐顛蒼也。躐，以足據持也。顛，顛天。蒼，蒼天。故夫泥蟠而天飛

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珍也。皆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

也。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眇，細視也。逢蒙絕技於弧矢，

班輸權巧於斧斤。公輸與魯班也。權，專也。良樂軼能於相馭。良，王良；樂，伯樂。相，相馬。馭，善馭。

鳥獲抗力於千鈞，蘇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和，秦醫和也。鵠，扁鵲也。研，

計研也。桑，桑弘羊也。垠，厓也。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密，安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於楚，爰

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乘釁者，乘項羽弑義帝之釁，而聲罪以攻之也。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闈恣趙，朝政在王。趙，謂趙皇后，王謂外家。

炎炎燎火，亦允不陽。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述成紀

第十。

孝哀彬彬，克鑑威神。鑑，執取也。彫落洪支，底劇鼎臣。彫落洪支，廢退王氏也。底

致，割也。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撓實凶。易大過卦棟撓凶言以小材而為棟

梁，不堪其任，至於折撓而凶也。述哀紀第十一。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尹，主也。雲起龍襄，襄，舉也。化

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縮自同閉，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
吳克忠信，胤嗣迺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圖折武關，謂從沛公入武關。解隄鴻門。推齊

銷印，毆致越信。越，彭越。信，韓信。謂於垓下圍項羽時。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

漢迺安。斃范亡項，走狄擒韓。走狄，謂解平城之圍也。擒韓，僞遊雲夢也。六奇旣設，我罔

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

張陳王周傳第十。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杜，亦塞也。王基

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日文。謂以文章開博我也。敬繇役夫，

遷京定都，劉敬由戍卒而來納說。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

介免胄，稅，舍也。介，甲也。禮義是創。或愬或謀，觀國之光。詩小雅「或愬或謀」易觀卦，觀國

之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由文帝之德慶，流子孫也。魯恭館室，江都諛輕。諛，謂輕狡也。

趙敬險詖，中山淫醬，長沙寂漠，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

祀，河閒賢明，禮樂是修，為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軻閑閑。軻，

兵車名，音彭。合圍單于，北登閼顏，票騎冠軍，焱勇紛紜。如焱之勇，紛紜然盛也。長驅

六舉，電擊雷震。六舉，凡六出擊匈奴也。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

連，置郡至祁連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凡漢書，敘帝皇，十二紀。列官司，建侯王。百官表，及諸侯王表。準天地，統陰陽。

天文志，五行志。闡元極，步三光。律歷志。分州域，物土疆。地理志，溝洫志。窮人理，該萬

方。古今人表，郊祀志。緯六經，綴道綱。藝文志。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包含雅

訓之故，及古今之語。正文字，惟學林。文學之林藪。述敘傳第七十。

漢書精華卷四終

實用國文修辭學

本書內容分題目、材料

金兆梓著

第一冊 七角

、謀篇、裁章、鍊句、遣詞、藻飾七章，此其先後的順序，係按照作文時構思之程序排列。所論修辭之法，亦不取鋪張擗詞抒藻之修辭格，惟以切實講述實際上整理言辭之具體方法為主。所論達辭之原理，別有其一貫之說法，大體根據人類心理，具體的說明如何可使所作之文，能令讀者用極小之注意力，而得到極深刻之印象；換言之，是一本側論方法之修辭學，故極便於實用。

中華書局出版

國語文修辭法

宋文翰著 一冊 九角

本書以作文的全般過程爲修辭底範圍，並以此爲全書組織底系統。內容分六章：第一章說明修辭法底意義及修辭所及的範圍；第二章泛論文章一般的結構；第三章詳述明晰、統一、動力及和諧四個完成美的文辭底條件；第四章說明句子的消極的修辭方法；第五章說明句子的積極的修辭方法；第六章說明選詞的三大標準和使用語詞的方法。書中舉例甚多，便於教學時的引證與參考。

簡易國文法

余家菊著 一冊 四角五分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專述品詞，對於常用之代名詞、介詞、接續詞、助詞等，皆一一提示其用法，極便於學生之摹倣；下編專述句法，於句之構造，加以分析解說，並隨時作圖以表示句中各部份之關係；最後敘述標點符號之使用法。是書旨趣在養成學者之作文習慣與讀書能力，與專爲研究文法而編製之文法書，絕不相同。故關於文法上不必要之分析，一概屏棄；同時，竭力擺脫西洋文法書本格式之束縛，一洗爲文法而學文法之積習。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發行

中國文學精華
漢書精華 (全四冊)

◎

實價國幣一元

(郵運匯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〇九六四)

標商冊註

